



[苏联]斯米尔诺娃编剧
维青改编

乡村女教师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主要人物介紹

伐尔娃腊·伐西耳叶夫娜——一个坚强的女孩子，中学畢業后，志愿到边远的西伯利亞鄉村去，担任教师工作。（爱称：伐烈恩卡）

馬尔狄諾夫——伐烈恩卡的爱人。共產黨員，是一个把一生献給党与人民事業的人。

瑪 莎——伐烈恩卡的同班同学。馬尔狄諾夫的妹妹。

叶 高 尔——鄉村分校的老校工。

伏 朗——礦工。普罗夫的父亲。

布 柯 夫——礦主。是尤林的姊夫。

尤 林——富農。

奧斯特罗高娃——貧農的妻子。

普 罗 夫——伐烈恩卡的学生，伏朗的儿子，后来成为大学教授。

謝 尔 盖——伐烈恩卡的学生，后来成为飛行家。

目 次

主要人物介紹	
一 崇高的志向	1
二 到西伯利亞去	7
三 艰难的工作	13
四 屋子塌了!	18
五 “为什么他們不取我?”	26
六 “我永远跟着你”	34
七 “再不会有人嫌你窮了”	39
八 一个忠实的革命战士長逝了	44
九 新來的女教师	50
一〇 最高的獎賞	57
一一 勝利日的擴大同学会	61

一 崇高的志向

这是一个初秋的黄昏，教堂的晚禱鐘剛敲过不久，在彼得堡寬闊的大街上，瑪莎和她的哥哥馬尔狄諾夫急匆匆地走着。

街灯發出乳白色的亮光，映照在瑪莎的臉上——她正拉着哥哥的手，臉上露出責怪的神情說：“你瞧，又晚了！都怪你不肯快点走。”

馬尔狄諾夫瞧了瞧妹妹那着急的样子，抬起头望了望天空。

深藍色的天空，閃耀着星星。月亮剛剛升上來，但西半边的天空里还泛現着一片粉紅色的晚霞。教堂上的十字架在蒼茫的暮色里發出金色的光輝，街边兩旁的樓房閃爍着灯光，彼得堡的傍晚的景色本來就是美麗的，而今天尤其顯得可愛。

“別發脾气啦。”馬尔狄諾夫一边安慰着焦急的妹妹，一边凝視着天空，悠悠地說：“你瞧，多么美丽的黄昏啊！”

瑪莎沒有体会到哥哥的情緒，瞧了瞧那高樓上的古老的时鐘，仍然嘟起嘴說：“啊，只有一刻鐘了！哥哥，我求你快点兒走吧，校長看見我迟到要生气的。”

馬尔狄諾夫听了妹妹的話，俏皮地問道：“你还怕她呀！”

瑪莎認真地說：“嗯，当然怕。”

尼古拉一世的巨像閃耀着暗淡的青銅光，兄妹倆穿过廣場，就來到了女子中学。这时大樓旁边已經停着好多車輛，室內更是熙熙攘攘，五彩繽紛。中學生們穿着禮服紛紛走向門內。馬尔狄諾夫替妹妹理了理髮辮，瞧着她那認真的臉色繼續說：“可是你已經畢業了！”

“这有什么用？就是过了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到死，我还是怕她的。”瑪莎回答了哥哥的話，自己也不覺好笑起來。

馬尔狄諾夫看着妹妹微笑了。

女子中学里，慶祝畢業生畢業的跳舞晚会已經开始了。金碧輝煌的大廳里，奏着优美动人的華尔茲乐曲，女學生們和來參加晚會的朋友或親人，随着音乐柔和地优美地在跳舞。在她們微笑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情是多么的欣喜而又激动。她們是最后一次参加这里的舞会了。

大廳里迴蕩着悠揚的舞曲。女子中学的校長，手拿着近視眼鏡，和教師們走了進來，大廳里頓時靜了許多，欢乐活潑的气氛立刻为一种沉默的气氛所代替，甚至连音乐声也都低了下来似的。學生們紛紛弯腰向女校長行禮，女校長矜持地微笑着走过來。

瑪莎拉着他哥哥穿过了大廳的过道，走上大理石的階梯。她一边走一边大声向哥哥夸贊她的同学伐烈恩卡。她說伐烈恩卡已經長大成人了，她是怎样的漂亮和聰明，歌唱又怎样婉轉动人。

她正說得起勁，忽然向上望了望，欣喜得跳起來了。她推了推哥哥，輕輕地說：

“她來了！伐烈恩卡……”

馬尔狄諾夫順着妹妹的視線望去，看到正從扶梯上走下來一位姑娘，她和大家穿一樣的衣裳，但看起來却更文靜而大方。他知道，這就是他妹妹所不斷夸贊的那位倔強而又聰明的伐烈恩卡。

經過瑪莎的介紹，他們算是認識了。



年青的伐烈恩卡

“我很高興能見到你。”馬尔狄諾夫握着伐烈恩卡的手激動地說。

瑪莎看着他倆俏皮地嚷道：“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！”一邊就跑進大廳，參加跳舞去了。

大廳上樂隊响亮地奏着華爾茲舞曲，隨着那優美的旋律，學生們和來賓們翩翩地旋轉着。瑪莎漲紅着臉跟一個小伙子轉了過去，校長手托着近視鏡站在一旁觀看着。這時馬尔狄諾夫和伐烈恩卡也參加跳舞了，他們從柱子那邊轉了過來。

馬尔狄諾夫一面跳，一面老是望着伐烈恩卡的臉。他想

起妹妹跟他講过这位姑娘的倔强性格和高尚的志愿，便情不自禁地向她看个不停。

“你为什么老是这样看着我呀？”伐烈恩卡不好意思地問。

馬尔狄諾夫笑着說：“我妹妹說我們倆的性格很相像，你也像我一样的倔强。”

伐烈恩卡輕輕地回答：“也許是吧。”

“听說你要到鄉村里当女教师去？”

“你也知道了？”伐烈恩卡有些驚奇。

“你的志愿是崇高的……”馬尔狄諾夫熱誠地說。

这时，两个沙皇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在大階梯上出現了，向正在跳舞的人羣中不断張望着，似乎想搜索什么。当一个秃头的特务突然發現了馬尔狄諾夫的时候，就馬上指点給唇上蓄着八字須的特务看；那个特务便从口袋里取出了馬尔狄諾夫的相片來，反复地对照。

伐烈恩卡正和馬尔狄諾夫在跳舞，忽然瑪莎向他們跑來了。她喘吁吁地說：“伐烈恩卡，該你了！”然后她又望望哥哥說：“該她唱了！”

伐烈恩卡从馬尔狄諾夫的手里抽出了自己的手來說：“对不起，”就跟瑪莎一起向鋼琴那边走去了。

伐烈恩卡站在鋼琴旁边，跳舞的人羣立刻停了下來，圍在她的四周。琴声响了，伐烈恩卡随着琴声唱了一支情歌——“在舞会的喧鬧声中”：

在舞会的喧鬧声中，
世俗的紛擾叫人心煩，

我偶尔遇見了你，你的面容
却又讓神秘的色彩籠罩上……

她的声音是那样柔和而优美，大廳里所有的学生和來賓們頓時靜下來了，一齐屏息傾听，为美妙的歌声所陶醉。只有两个特务还在人羣中穿來穿去，監視着馬尔狄諾夫的行动。

我喜欢你窈窕的身姿，
喜欢你沉思的外表；
你那忽而嬌柔忽而清脆的笑声，
至今还在我心头縈繞。
在那孤寂的夜晚，
我爱懶洋洋地躺着——

馬尔狄諾夫在大廳的边道上來回地走着，靜心傾听这美妙的歌声，他已經听得出神了。他覺得在自己的一生中，从來沒有听到过比这更动人的歌声。

我看到了憂郁的眼睛，
听見了快乐的談說；
我陶醉在迷离的幻想里，
郁悶地沉入睡鄉……
是不是爱你，我不知道，
我只覺得我在爱……

歌声停住了，人們热烈地鼓起掌來，馬尔狄諾夫也不住地鼓掌。当伐烈恩卡向他走來时，他就热烈地說：“你唱得太好啦！”伐烈恩卡擺弄着衣襟回答：“你妹妹还說我唱得不好呢。”“哪里！你唱得太动人啦！”馬尔狄諾夫連連搖頭，一面又

望着天空說：“今天晚上多么美呀……”

深藍色的天空閃着星光，從走廊向四周望去，美麗的彼得堡城襯托在萬家燈火中，彼得大帝的銅像巍峨地屹立在廣場上。馬爾狄諾夫看着這美好的景色，情不自禁地朗誦起來：

“我愛你呀，

彼得的創造。

愛你的莊嚴勻稱的外貌。……”

伐烈恩卡撥弄着手指傾听着。馬爾狄諾夫又繼續往下念：

“尼瓦河雄壯的波濤，

河岸上大理石的走道。”

馬爾狄諾夫念完了詩，沉默了一會，忽然問伐烈恩卡：“你怎麼會決定離開這麼一個好地方，到西伯利亞去的？”

“難道那兒不好嗎？”伐烈恩卡抬起頭望着他，有點不明白地反問。

“不，當然不。不過那兒向來是我們的同胞犯了罪被充軍去的地方呀！他們往往冒着生命危險從那兒跑出來，可是你却自願去……你是堅強的。”馬爾狄諾夫解釋着。

伐烈恩卡感覺到馬爾狄諾夫對自己真是太了解了，她索性把西伯利亞比什麼地方都需要教師，可就是沒有人願意去，而她才想去做教師的志願和心意都對他說了，還說：“你可別笑我。”

馬爾狄諾夫把伐烈恩卡的手拉了過來，嚴肅地說：“我不笑你。你的信念，正合我的心意。但愿西伯利亞的風暴別把它連根拔掉，別吹折它，別凍壞它。”

“那你自己怎么样呢？”伐烈恩卡关心地问。

馬尔狄諾夫坚定地說：“窮困艰难是打不倒我的。只要坚



馬尔狄諾夫說：“你的信念，正合我的心意。但西伯利亞的風暴別把它連根拔掉，別吹折它，別凍坏它。”

定地为人类服务，我們也决不会孤独。”他頓了一頓，低下头欣喜地直望着伐烈恩卡說：“伐烈恩卡，我們今天的会見太好了。”

二 到西伯利亞去

涅瓦河的水靜靜地流着，河面上倒映着滿天的星斗，大理石河關上的石獅子在黑暗中閃着柔和的光。彼得堡已經沉入睡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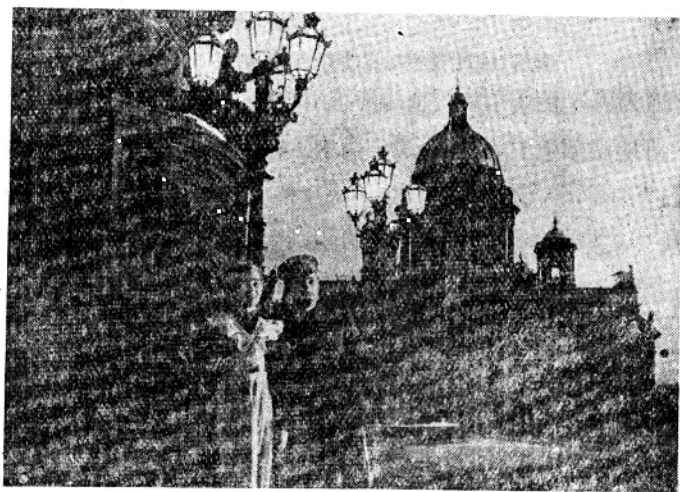
晚会结束后，馬尔狄諾夫和伐烈恩卡一同在靜靜的街道

上走着，他們興奮地談論自己的志願、興趣和心意。他們覺得每走過一條街道就在彼此之間又加多了一層了解。

他們漫步在涅瓦河畔，談着往事，談着彼得堡，談着將來。河水倒映着彼得堡的城堞，幸福使他倆忘記了夜深。

他們在一座橋上停下來了，伐烈恩卡靠着橋上的鐵欄杆，用堅決的口吻說：“我已決定到西伯利亞的沙特磊村去。”

“那是一個寶藏豐富的好地方。用不了幾十年，那沒有人注意的可憐的鄉村，就會變成一個繁華的城市，寬闊的街道上會跑着馬車或者別的什麼奇怪的車子。現在你去的是鄉村，到你四十歲的時候，你過的一定是城市的生活了，可是你說話時也會帶有西伯利亞的口音了。”馬爾狄諾夫瞧着她那微笑的臉說。他頓了一下，忽然若有所思似地說：“唉，我們得迎頭趕



他們在一座橋上停下來了

上去！”

伐烈恩卡望着他沉思的臉，問：“你在想些什么？”

馬爾狄諾夫雙手攀着橋欄，緩緩地說：“我幻想有这么个可爱的姑娘，她很爱我，也肯答应等我一个时期，無論到哪里我都会相信。……不，我会确信她是爱我的，她永远不会忘記我，而且永远的等着我。”

“永远……”伐烈恩卡輕輕地然而熱情地說。他們幸福地擁抱了。

太陽从东方升了起來，蔚藍色的天空中有兩朵白云慢慢地移過去，橋头上的行人很少，靠橋边的林檎樹上開滿白色的花朵。伐烈恩卡起得很早，她穿着白色的晨服，在房間內一会拿这，一会拿那，一会又焦急地走到窗前去，打開窗子向街上望着。当她看見瑪莎正朝着自己家里走過來的时候，她兴奋極了，她攀着窗檻喊了兩声“瑪憲卡”，然后又离开了窗戶，跳跳蹦蹦地帶上头紗，对鏡子里望着。是的，她今天真是美丽極了，美丽而又幸福。这时瑪莎已經推開門了，却垂着头，站在那里不动。但伐烈恩卡还没有注意到这些，她跑了过去，激动地对她說：“瑪憲卡，我真幸福呀！”

瑪莎望着伐烈恩卡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來。伐烈恩卡这一下才驚慌地預感到有什么不幸襲來了，她着急地問：“你是怎么啦？瑪憲卡！”

瑪莎望着伐烈恩卡悲伤地說：“今天早上，我哥哥被捕了。”

“拍”的一声，伐烈恩卡手上的梳子落了下來。她被这不幸

的消息吓昏了，她摘掉了头紗，緊緊地抱住了瑪莎，泪珠从她的臉頰上淌了下來。

冬天的原野，盖着厚厚的雪，陽光照在雪上顯得分外明亮耀眼。远处傳來“的的答答”的馬蹄声和“軋勒軋勒”的車輪声。

伐烈恩卡与迎接她的叶高尔正乘着馬車沿着小溝過來，在泥濘的道路上，車子不断的顛簸着。

叶高尔是学校的看守人，三十五歲模样，他一面揮着鞭子赶着車輛，一面用那双漆黑的小眼睛狡黠而銳利地盯着这位新來的女教師說：“啊，这么說，你打算來教我們这兒的孩子們囉？……”

伐烈恩卡身上穿着皮袍，头上裹着三角形的絨料圍巾，卷縮在車座上望着雪景，听着叶高尔說話。

叶高尔揮了一鞭，又接下去說：“事情是好事情，就是恐怕……”

“恐怕什么？”伐烈恩卡驚奇地問。

“恐怕孩子也要做工呀，我們礦上需要做工的人。”叶高尔說。

伐烈恩卡不以为然，便撇着嘴說：“这个我不同意！……”

馬車已經馳过溝边，到了沙特磊村外的大道上了。叶高尔用手掀了掀氈帽，抹了抹由于汗气所冻结在額上的一層薄冰，又拉了拉韁繩，像發牢騷似的說：“誰管你同意不同意。……我們这兒的人整輩子都窮得要死，他們的手不是用來寫字的。也

許会有人把自己的淘气的孩子送到学校去，先讓他耽一陣，可是到時候他們还是要他去淘金子的。”

這時車子已經駛到村外的小河旁邊了，“嗒，嗒……”叶高爾又抽了兩鞭，車子到了村頭的小丘邊。伐烈恩卡為了看看村子是怎麼樣的，就關照叶高爾停了車，下來跑到小丘上去。

從小丘上望過去，村子里挨挨擠擠地密佈着一排排的小木屋，又小又簡陋，街道狹窄。伐烈恩卡看着看着，不覺嘆口氣說：“多麼小的村子呵！”

叶高爾同情地說：“就是這個話。”

馬車駛進村子，經過一條泥濘的街道，終於在一座木頭房子前面停下來了，這就是伐烈恩卡的宿舍。她在指定的屋子里放下了行李，收拾好臥室，就捧着地球儀走向學校去。

村子里成了一片雪海，木屋頂上都蓋上了厚厚的雪層，街道上所有低窪不平的地方都被冰雪封平了，就像鋪着雪白的鵝絨地毯一樣。伐烈恩卡走着走着，險些陷進雪堆里，但是她覺得頂糟的倒不是雪堆，而是路旁人們的閑話，這些閑話在她聽來是粗俗而不可入耳的。在校門附近，聚集着一羣女人、老人和孩子，看到她來了，大家就指點着嘖咕起來：

“沒有穿毡靴？”

“手里拿個啥玩意兒？”

“多漂亮！”

兩個老头還指點着她發起議論來。一個胖點兒的老頭說：“這就是女先生呀，多嬌嫩！”

“有什麼好挑剔的，城里人就是城里人。”那個瘦老头尖聲。

地回答。

伐烈恩卡已經走近了校門口，聚在校門口小水井旁的女人們都停止了打水，眼睛一閃不閃地望着伐烈恩卡。

“你們好！”伐烈恩卡向她們招呼。

“你好呀！”女人們齊聲說。

伐烈恩卡走上了學校的台階，穿過了過道，進入教室。學校的房子是用木頭架起來的，設備很簡陋，教室內只有一張破長桌，兩隻長條木凳和一副教師用的桌子和小方凳。光綫是从一扇很小的窗子里射進來的，因之顯得很暗淡。伐烈恩卡放下了地球儀，看着這樣簡陋的設備和空無一人的教室，不禁發起呆來了。

叶高爾坐在爐子旁邊，手上握着一個鈴，看到了伐烈恩卡臉上的神氣，就問：“你在盼望孩子們來嗎？……”

伐烈恩卡說：“是的。”

“唔，盼着吧！盼着吧！”叶高爾略帶譏刺地說，一邊把鈴放在桌子上。當他看到伐烈恩卡正向爐子走去時，才加問一句：“要生火嗎？”

“要生火的。”

“用不到生火吧？”叶高爾再試探一句。這一下可使伐烈恩卡生氣了。“叶高爾，”她清楚明白地說，“每天早上，你得把爐子生着。只有在三種情況之下你可以不生火。那就是柴沒有了，或者是春天來了，再不然是天不保佑，學校給火燒啦。”

伐烈恩卡嚴厲的囑咐到底起了作用：叶高爾立刻依着她的話行動起來。

三 艰难的工作

伐烈恩卡在教室里踱来踱去，等了很久，还是没有一个孩子来上学。叶高尔看着那会转动的地球仪有点奇怪，一会儿问伐烈恩卡这是啥玩意儿，一会儿又问这东西是怎么转法的。伐烈恩卡耐心地给他解释了地球仪的用法和地球运行的规律。

这时，突然从街上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和人羣的喧鬧声，伐烈恩卡轉身就向窗前跑去。

在滿地是雪的街上，一个沒戴头巾的女人在狂奔着，口里直喊救命。在她后面緊跟着一个滿臉絡腮胡子、身材魁梧的漢子，揮舞着手里的繩子，緊追着那个女人，嘴里粗魯地嚷着：“老子要抽你的筋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伐烈恩卡吃驚地問。

“伏朗跟他老婆講話咧。”叶高尔輕描淡寫地回答。

“什么講話？”伐烈恩卡不懂地問。

“很簡單，”叶高尔老漢眨了眨眼睛說，“伏朗喝醉了就趕着老婆打。”

伐烈恩卡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窗外的情景，一面又問叶高尔：“为什么沒有人去拉劝？”

“怕他呀！他力气大，有一次馬車陷在泥里，他把車轆套在身上拉起就走。蛮勁大着哪！……”叶高尔嘆口气。

这时伏朗已追上了他的妻子，揮起繩子鞭打着他的老婆，一边嘴里还嚷着“老子要抽你的筋”。伐烈恩卡又驚愕又憤怒，

她再也忍不住了，轉身就向街上跑去。叶高尔憑經驗知道，这种劝解是冒險的，徒勞無益的，就拚命向她喊：“上哪兒去？上哪兒去？”但是这时候，伐烈恩卡已經跑出学校的台階了。

街上，伏朗正一把揪住了他女人的衣服，揮起韁繩，又要往下打了。站在旁边看的人都很緊張，有一个老太婆双手掩着臉哭了起來，其余几个也都于心不忍地把头偏了过去。

伏朗一下正打在他妻子的胸脯上。女人倒下去了，他又揮起了韁繩。

“住手！”伐烈恩卡推开人羣，抓住了伏朗的手。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憤怒和堅定，使她自己听了都有些吃驚。

伏朗被这意外的干涉怔住了。他那充血的眼睛直盯着女教师，晃了晃身子，他感到莫名其妙地問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？我是女教师！”伐烈恩卡厉声地說：“我不允許你有这种野蛮行为！”

姑娘命令式的語調和嚴峻的眼光，使酒鬼不禁向后退了几步。人羣靜下來了。村民們看到伐烈恩卡这种正义勇敢的行动，都暗暗地佩服她，但也为她担心。

“把他拉走！”伐烈恩卡厉声吩咐道，一边用憤怒的目光扫視着站在旁边看熱鬧的村民。这时就有兩個青年鼓起了勇气，走上來挾住伏朗，想把他拉开，但是伏朗用手只一推，就把他們推得远远的了。他嘴里嚷着“滾你們的”，一边却轉个身，沿街踉踉蹌蹌地走去了。

伏朗漸漸走远了。伐烈恩卡的心情却还没有平靜下來，她气喘吁吁地对周圍的人說：